

C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A MUCKRAKING WORLD

L I T E R A T U R E

欲 魔





欲 魔

[法] 爱弥尔·左拉
刘 云 译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罗勃走进屋里，把一块面包、一包卤内及一瓶白葡萄酒放在了桌上。早上，维克多娅在上班以前一定给火炉盖上了好多煤屑，房间里简直热得令人窒息。这位车站副站长打开窗户，两肘靠在窗栏上。

这是西部铁路公司供给职员居住的一幢高楼，占去阿姆斯特街的一部分。五层楼屋顶室转角的窗子开向车站，车站一带是穿过欧罗巴区的广阔坑道，整个地平线一览无余。二月中旬的这天下午，温和湿润的灰色天空，在融融的阳光似乎显得更加广大。

在对面，斑斑点点的阳光下，互相混杂着罗马路的许多房子，互相隐没，看来好象很轻巧。左边，许多停车场遮盖着。门廊很大，顶上的玻璃都给煤烟熏黑了，它们属于各个干线，场面很宽广，一眼看不到边。邮政局和热水箱房，同其他支线——如亚尔桑德伊、凡尔赛和环城铁路——的较小厂房分开，右边，欧罗巴桥的星形铁架截断了坑道，人们看这凹陷的宽阔路线重新显现，一直伸展到巴底尧尔隧道。就在窗子底下，占去整个广大面积的三条双轨道由桥底出来，自行分支，隔成开展的扇形，无数金属线条继续向前伸长，一直消失在各个厂房深处。桥的环洞前，显露着扳道员的三个岗舍小园。铁轨上停满客车和机头。苍白的阳光下，一个大红信号点缀在一片拥塞和混杂里。

罗勃一会儿很有兴趣地想到他的勒·阿佛尔车站，每次他到巴黎来过一天进入维克多娅的寓所时，工作意识总重新在他的脑海浮现。各个干线的厂房底下，从蒙特开过来的火车到达时总引起月台的颤动；他注意着调配机头，带有煤水车的一部小机器，下面装了三对低轮子，它正开始拖拉列车，看它又忙碌又活泼，



欲 魔

时进时退，推着车辆向停备轨道驶去。另一部快车的机头很雄壮，单独留下了两对高大的车轮，烟囱里喷出一大股黑烟，缓慢地飘向平静的天空。他特别注意三点二十五分开赴刚城的火车，里面已载满旅客，正等着机头。这机头停在欧罗巴桥另一边，看不到但听到它象不耐烦似的，发出急迫的小汽笛，要求开道，信号一发出，它立刻答以简短的尖叫，表示它已听到。开动之前，它沉默了一下，打开放汽的龙头，向地面喷射蒸汽，发出震耳的尖声。罗勃看见这奔腾回旋的白雾，从桥边溢出，像雪白的绒毛飞舞在铁的桁梁之间。空间一角变白，而另一机头的浓烟则继续扩大，黑幕后面，还隐约听到长长的汽笛声指挥声和转车盘的震击声。接着，弥漫的白雾里忽而露出一道裂缝，凡尔赛火车和亚尔桑德伊火车。一列上行，一列下行，交叉而过。

罗勃正想离开窗口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俯身外望，看见下面四楼平台上，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认出是亨利·多凡涅车长，同他的父亲，干线的副站长，两个可爱的妹妹克莱尔和索菲娅，十八岁和二十岁的金发女郎，一起住在那里，她们靠两个男人的六千法郎工资，一直过着欢乐的生活。人们总听见姐姐笑，妹妹唱，一个笼子关满热带岛屿小鸟，发出争鸣婉转的叫声。

“怎么？罗勃先生，您到了巴黎吗？……啊！对了，为您与县长纠纷的事吧！”

副站长重新靠到窗口上解释他是搭每天上午六点四十分快车离开勒·阿佛尔的。业务处长召他来巴黎，说有重要的事情等着他来面谈。他觉得因这次召见而丢掉工作真是不幸。

“您太太呢？”亨利问道。

太太，她也愿意来购买东西。他们每次到巴黎来旅行就住在维克多娅妈妈借的房子里，此刻，她的丈夫就在那里等她，她总



乐意借出这个卧室，让他们可以单独平静地吃午餐。那天，想首先办好事情，他们只在蒙特吃过一小块面包。但现在三点钟已过，他们已饥肠辘辘。

亨利为讨好对方的又问：

“你们今晚住在巴黎吧？”

不，不！他们将乘每天下午六点三十分快车回到勒·阿佛尔去啊！是的，请假！人们打扰你，只让你放下包袱，而立刻又要催你回去！

一会儿，两人摇摇头，对视着。突然一部着魔似的钢琴爆发出响亮声音，他们谁也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一定是两位妹妹一起乱弹琴，她们笑得很响，象笼里的小鸟在叫。也轮到年轻人快活起来，亨利道声再见，走进房里，副站长一个人站了一会儿，看着平台上洋溢着青春欢乐。接着他举目远望，只见那部机头已关闭放汽管，由扳道员送到刚城列车上。最后在飞舞着、沾污天地的正大黑烟坦克几缕白色蒸汽中消失了。他也重新回到房间里。

罗勃走到杜鹃钟前面，已经是三点二十分了，罗勃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真是鬼才知道，桑芙琳怎么会这样迟迟不回来？她一走入店铺，仿佛再也不想出来。为了缓和胃里难忍的饥饿，他忽然想去布置饭菜。他很熟悉这两道窗的宽阔房间：它同时是卧室、餐厅和厨房，里面有胡桃木家具、挂上红棉布的床铺、食具橱、圆桌和诺曼底衣柜。他从食具橱里拿出饭巾、菜盆、叉子、刀和两个玻璃杯。这些东西都非常干净，他做着这些家务，觉得很有趣，仿佛在玩小时候的分食游戏，看看洁白的饭巾心里很舒服。他很爱他的夫人，想到她开门看见，会爆发出快活的笑声，他将觉得欢悦。他把卤肉放到菜盆里，旁边摆上白葡萄酒瓶，他突然觉得不安，睁大眼睛找什么，接着很快从衣袋里抽出已被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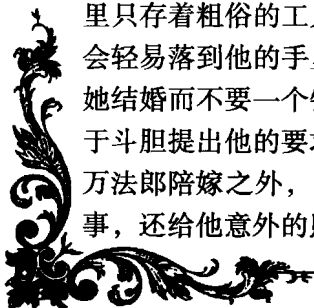


欲 魔

记的两包东西：一小盒沙丁鱼和一块格吕耶尔干乳酪。

三点半钟已敲过，罗勃在倾听楼梯里的声音，一听到些轻微声响，马上就转过来。他等得无聊，在镜子前停下来，注视自己。他并不老，将近四十岁，鲜明赤赭色的卷发颜色并没有变淡，留下的胡须很繁密，显出阳光样金黄；中等身材，但非常强壮。他喜欢自己的人品，很满意自己前额低，后头厚，圆而红润的面孔，一对活泼的大眼，照亮稍平的头颅，他眉毛紧蹙，前额划满嫉妒的皱纹。和他结婚的女人比他小十五岁，每次照镜子时的目光使他自信，他还年轻，他尽可以安心。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罗勃跑去并开了门，但她是隔壁房间里车站卖报女贩。他再回来，注视食具橱上一个贝壳盒子。他很熟悉这个盒子，这是桑芙琳赠给她的乳母维克多娅妈妈的礼物，这小东西足以唤醒回忆，他的恋爱故事因而全部展现在眼前。不久就将近三周年了。他生于南方的普拉桑，父亲是一个车夫，他服过军役，获得特务长袖章，当了很久的蒙特车站搬运夫，后来升到巴朗丁车站的搬运夫领班，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他亲爱的女人，她那时从陀恩维尔来，同格兰摩伦院长的女儿，贝尔蒂小姐，到车站来搭火车。桑芙琳·奥布丽只是格兰摩伦家一个园丁的次女，但是院长作为她的教父和监护人很宠爱她，让她做他女儿的伴侣，把她们两人送到卢昂的同一所寄宿女学校去读书；她本身也有那种出身高贵的气质。很长时间内，罗勃只远远地想念她，心里只存着粗俗的工人对小姐的激情，认为她是个珍贵的宝贝，不会轻易落到他的手里。那就是他一生的唯一恋爱故事。他可以同她结婚而不要一个铜子，他可以只为占有她的快乐而娶她。他终于斗胆提出他的要求实现了超过他梦想的收获：除了桑芙琳和一万法郎陪嫁之外，已退休的院长，现任西部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还给他意外的照顾：结婚第二天，他就升作勒·阿佛尔车站



副站长。无疑，他自己也具有好职员的各种优点，坚守岗位、准时上班、诚实，虽知识有限，但办事灵活等等，这一切极好的表现足以解释他的求婚很快就被接受，他的升迁很快就被批准的理由，可他宁愿相信他的一切都是靠他的女人。所以他一向都热爱她。

罗勃开好沙丁鱼罐头后，实在不能再等了。他们本是约定三点钟会面的。她可能到哪里去了呢？她不会对他说买一双半筒靴和六件衬衫需要一天工夫吧！他重新走到镜子前面，发觉自己眉毛紧蹙，前额被一条粗硬的皱纹截断。在勒·阿佛尔，他从来不怀疑她。到巴黎，他设想种种危险，诡计和过失。一阵血浪涌向他的脑门，昔日当工人时用的拳头，如他推车时一样，突然捏紧。他重新变成忘我的凶暴者，处在盲目愤怒的发作下，他将打敲她的脑袋。

桑芙琳推开门，带着新鲜快乐的面容出现在他眼前。

“是我呀……嗯？你一定以为我迷路了？”

她二十五岁，光彩照人，身段苗条，虽然她的小骨骼，她又似乎相当丰满。初一看，她并不漂亮，长脸孔，大嘴巴，露出可赞叹的洁白牙齿。要是你仔细注视她，在她厚密黑发下，奇特的蔚蓝色大眼睛散发极具诱惑的魅力。

她看丈夫不回答，继续用她所熟悉的迷乱和激动的目光看到她，她就解释道：

“哦！我一直在跑……你可以想象，不可能搭上公共马车，不愿意花钱租一辆小马车，我一直在跑……看，我浑身发热！”

“算了吧。”他粗暴地答道：“我不会相信你从便宜公司走出来的！”

但是她立刻露出孩子般的可爱姿态，扑入他的怀里，并把她个漂亮的小肥手扞在她的嘴上。



欲 魔

“坏家伙，坏家伙，你住口！……你当然应该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她的整个人品里发出如此深的诚恳，他觉得她还始终是那样天真，那样伶俐，他马上狂热地紧紧将她搂在自己的胳臂里。他的猜疑时常是这样结束的。她自动地倒在他的胸口，喜欢得到抚摸。他不断亲吻她，而她却不还吻，像天真少女，总以男女之爱没有觉醒的儿女情感接受他的亲热，其实这也是他心担忧的事。

“那么，你没有搬空便宜公司吧？”

“哦？当然没有。我讲给你听……不过首先我们要吃东西。哦！我要饿死了！……啊！我买了一个小礼物，看我的小礼物。”

她贴近他的脸欢笑，右手插入衣袋握住里面的一件东西，而迟迟不抽出来。

“快说：‘我的小礼物’。”

罗勃不由笑了：、

“我的小礼物。”

这是她刚给他买来的一把刀，因为他已丢失一把，为此他叹息了半个月。他惊异，这漂亮的新刀，象牙柄和刀身，他觉得它真棒。他立刻使用起来。她看他高兴也很喜欢，便开玩笑说，要他给她一枚硬币，使得他们的友谊能够继续。

“我们吃东西吧，我们吃东西吧。”她一再说：“不，不！我恳求你等一下，不要马上关窗。你瞧我这么热！”

她跟他到窗口，站在那里几秒钟，上身紧靠他的肩膀，注视广阔的车站。煤烟暂时飞散了，太阳已消失在罗马路后面的浓雾里。下面，已经编组好的，将于四点二十五分到的蒙特的车皮，一部配机头拖着，推到厂房下的胎旁边停住，然后扣索被解开，机头就离开了，将它推到厂房底下月台旁边停住，然后解掉扣索离开。底面，在环城铁路的厂房里，缓冲机的互撞声说明正在加



上去特别车厢。铁轨中间只有一部慢车重机头，和满身被灰尘沾黑的司机和火夫。机头一动也不动，仿佛很疲倦，喘着气，除了安全汽闸透出细小的一线，没有其他蒸汽。它等着人们给它开道，回到巴底尧尔停备站去。一个红色信号熄灭，车便开走了。

“这些陀凡涅小姑娘，她们真快活！”罗勃离开窗口说到：“你听见她们乱弹钢琴吗？……刚才我看见亨利，他要我替他问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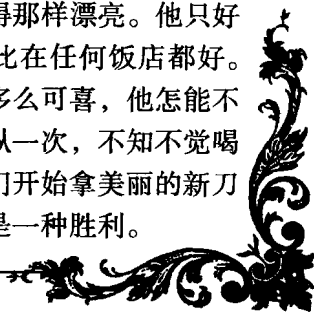
“坐到桌边去，坐到桌边去！”桑芙琳喊道。

她又起沙鱼，大口大口地吃。啊！蒙特的小面包已离她很遥远！每次到巴黎来，这样饱餐一顿真让她陶醉。她还记得全身颤动着，在人行道上奔跑的幸福，她还保持着她到便宜公司里购买东西的狂热。每个春季，她一次消费了她冬季的全部积蓄。她喜欢到那里购买一切，说这样她可以省下她的旅行费用。她滔滔不绝边说边讲。最后心里有点惭愧，微微脸红了一下，把她所花的整个数目，三百多法郎，都说出来。

“啊！好，”罗勃惊骇地说。“你真会花钱，你，一个区区副站长的女人！……那么，你不止买来六件衬衫和一双半筒靴吧？”

“哦！我的朋友，唯一的便宜机会！……一段花纹优雅的小绸！一顶很时髦的帽子，这都是我想要的！几条完全制好的绣边短裙，这一切都非常便宜，要是在勒·阿佛尔，我要付出双倍价钱……人们将给我送来，你等着看吧！”

她很快活，又露出哀求的惭愧态度，显得那样漂亮。他只好采取说笑的态度。何况，他们单独留下，这比在任何饭店都好。幽静的房间深处，这偶尔准备的小午餐又是多么可喜，他怎能不高兴呢！她平常只喝凉水，此刻也让自己放纵一次，不知不觉喝完了酒杯里的白葡萄酒。沙丁鱼已吃完，他们开始拿美丽的新刀切卤肉。刀那样锋利，切得那样好，这简直是一种胜利。



欲 魔

“那么，你呢，你的事情怎么样？”她问道。“你不要怪我多嘴，乱说一气，关于县长的事情，你没有对我说，结果如何？”

于是他详细叙述业务处长怎样接待他的情形。哦！这只是例行公事的训斥！他替自己辩护，他说了真实的经过，这荒唐的县长怎样固执地要带他的狗进入一辆头等车，而当时恰有一辆二等的专给猎人和他们的畜生保留着，争吵因此而起，相互骂了一些粗话。其实，他要别人遵守规章，处长也是赞成的；不过，可怕的是他说了自己也招认的一句话：“统治者不会永远是你们！”人们因而怀疑他是共和党人。一八六九年议会开幕时所发生的辩论和不久将举行普选的隐隐恐惧已引起政府的忧虑。所以，要是没有格兰摩伦院长的好意招呼，人们一定会调动他。此外，他只好在后者所劝告和所写好的道歉信上签了字。

桑芙琳打断他的话，喊着说：

“嗯？我要你写信给他，今天上午在你没有受训之前，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拜访他，我的确是对的……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摆脱困难。”

“是的，他很爱你，”罗勃再说，“他在公司里的势力很大……，你想想，做一个好职员到底有什么用处啊！人们并不吝惜对我称赞，为什么？虽然没有很多开拓精神，可是行为很好，具有服从命令的本质，办事也很果断，总之，一切都不错。那么，好！我亲爱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女人，如果没有格兰摩伦出于对你的友爱，竭力替我的事情辩护，我必然会完蛋。作为对我的惩罚，我也许将被派到什么偏僻小站去受罪！”

她目光凝视着，仿佛自言自语喃喃说道：

“哦！是的，他的确很有势力。”

她沉默了一下，不吃东西，睁大两眼，向远处注视。无疑的，她已想起她从前在卢昂十七余公里以外，陀恩维尔宫堡的童



年生活。她从来没见过生母。当园丁布利她的父亲去世时，她已十六岁，就是这个时期，已经丧妻的院长要她留在女儿贝尔蒂身边，由他的妹妹波娜洪太太，她是一个已故工厂主的夫人，官堡今天已属这位太太所有。比她大两岁的贝尔蒂；在她之后半年结了婚，嫁给卢昂法院一个推事叫赖什纳先生，又干又瘦又矮，脸又黄。前一年，格兰摩伦院长还是他这故乡法院的首脑，经过辉煌的法官生涯，他就在这里退休。生于一八〇四年，一八三〇年革命第二天，他任梯涅的代理检察官，后来历任芬丹伯罗和巴黎的代理检察官，多罗亚的检察官和勒那的首席检察官，最后才当上卢昂法院院长。拥有数百万财产，并从一八五五年起担任洲议会议员。他退休那天，又获得荣誉团骑士勋章。在她记忆深处去，她重新看见他同现在一样，还是短小结实。原来像刷子一样的金黄头发很早就变白了，嘴边没有八字胡，方形的面孔上，绕有一圈剪得很低的颊须，深蓝色眼睛和大鼻子使他的容貌显得严肃。他是不容易接近的人，周围的人都怕他。

罗勃只得提高声音，重复两次：

“喂！你到底在想什么？”

她吃了一惊，不免微微颤栗，好象突然被恐惧震动一下。

“什么也没想。”

“你不再吃东西，你不饿了吗？”

“哦！是的，我饱了……你吃吧！”

桑芙琳喝空白葡萄酒杯子，吃完盒里的一块卤肉，但是他们感到恐慌：他们的一斤面包已被扫光，没有留下一口，可以和干乳酪吃。他们推开一切，在维克多娅妈妈的食具橱深处发现一段放了很久的硬面包，不禁欢喜得叫起来，虽然窗还开着，房间里依然很热，少妇因火炉正在她背后，更不觉得凉爽。在这房间里，吃这意外的午餐，她的脸色因列激动而更显得粉红。一谈及



敬 魔

维克多娅妈妈，罗勃又想到格兰摩伦：看，这又是一个受他恩惠的女人！本是被诱奸过的女郎，她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桑芙琳母亲因难产过世了，她就做了这孤女的乳母，后来嫁给公司一个火伙，吃光一切，她在巴黎只靠少许裁缝工作，过着艰苦生活，后遇见她哺乳过的女儿，恢复旧日的关系，她已成为院长的一个被保护人；今天他给她在卫生处谋到一个顶好的位置，要她看守化妆兼盥洗室的女厕所。公司每年只给她一百法郎，可是由于赏钱的收入，她可以实得一千四百法郎左右，至于这冬季烧热的房间等住宿的还不计算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而报酬又很可观的工作，罗勃估计，如果柏葛，她的丈夫，不在路线两端乱花钱，过着放荡生活，而能带回他做火伙的固定工资和奖金，约二千八百法郎，他们一家每年可以有四千余法郎收入，这比他在勒·阿佛尔车站副站长的所得，多了一倍。

“不错，”他最后说，“一切女人都不愿意看守厕所。可是世上的职业不分贵贱。”

他们不像刚才那么饥饿了，只以怠倦的样子慢慢吃着，一小块又一小块，切下干酪，借以延长他们可爱的午餐。慢慢地他们也徐缓了。

“话又说回来，”他喊道：“我忘记问你……为什么你拒绝院长，不去陀恩维匀过两三天呢？”

他的精神由于酒足饭饱变得舒适，回想起上午他们在车站附近岩石路公馆的拜访；他重新看见自己在肃穆的大书房里，听见院长曾对他们说起他将于第二天动身到陀恩维尔去。接着，仿佛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情愿当天晚上同他们一起搭六点三十分快车，然后领他的教女到很久就想见她的妹妹波纳洪太太家里去。但是少妇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了这个邀请。

“你知道。”罗勃继续说，“我觉得这小旅行还不错。我完全



可以待在那边直到星期四，我会料理自己的事情……不是吗？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很需要他们帮忙。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这是不大明智的，尤其是你拒绝似乎使他真的难过……所以我不断催促你接受，待你拉扯我的大衣，我只得附和你，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理由……嗯？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桑芙琳目光游移，不禁做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难道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这不是理由……我们结婚以后，三年间你有两次在陀恩维尔好好过足了一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第三次到那边去。”

少妇更加局促不安，她转过头来。

“总之，对此我不感兴趣，并不想去。你不会强迫我去做我所不喜欢的事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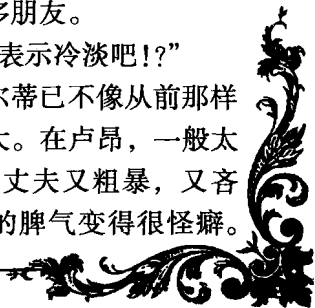
罗勃摊开双臂仿佛他并不强迫她去做任何事情。可是他又说：

“那么，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追问一下，难道你没有受到波纳洪太太热情的接待吗？”

哦！不，波纳洪太太总对她很好。她是那样可爱，又高大，又强壮，头上盖满美丽的金发，虽然已五十五岁，看来还是那样漂亮！从她的寡居，甚至从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起，人们就议论她的心往往有别的寄托。在陀恩维尔，人们都尊敬她，她所住的宫堡被她变成了欢乐的场所，卢昂整个社会，特别是司法界，都到那里串门。在司法界，波纳洪太太交了很多朋友。

“那么，你招认吧，是赖宣那夫妇曾对你表示冷淡吧！”

无疑的自从和赖宣那先生结婚以后，贝尔蒂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她。在贞昂，她的高贵被一般太太们夸大。在卢昂，一般太太们都非常夸张她的高贵。她所嫁的一个丑丈夫又粗暴，又吝啬，仿佛生来就要他的夫人减色，而且使她的脾气变得很怪癖。



欲 魔

那就是在那边院长使你不高兴吧，桑芙琳并没有切实的事情可以责怪她。

“那就是院长在那边使你不高兴吧？”

桑芙琳直到那时，只以平静的声音慢慢回答他，听到这句话，又突然感到不耐烦。

“他！这是什么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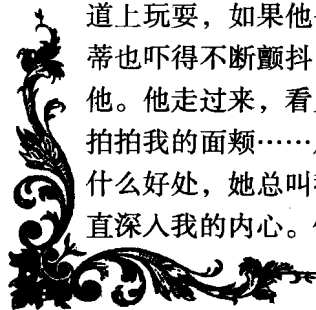
她神经质地继续轻轻说下去。人们几乎见不到他。他在大花园里保留一个厢房，厢房的门对着一条荒凉的小巷。他出出进进，都不让别人知道。此外，他妹妹甚至不知道他到达的确切日期。他在巴朗丁租一辆马车，总在夜间让人领他到陀恩维尔，他整天整天生活在厢房里，不被一切人知道。啊！在那边，他不会来妨碍你们的！

“我之所以对你说到这个，因为你曾二十次告诉我，你很小时，他就使你害怕。”

“哦！使我害怕？和平常一样，你总是夸张……他不大笑，这是事实。他的大眼那么固定地注视别人，别人立刻会低下头，不敢看他。我曾看见很多人慑于他著名的严厉和贤名，他们总感到紧张，不敢向他说一句话……但是，我，他从来不斥责我，我时常觉得他对我是特别的……”

她的声音又变得缓慢，她的目光投向远处。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同许多小朋友在花园的林荫道上玩耍，如果他一出现，大家都躲藏起来，甚至他的女儿贝尔蒂也吓得不断颤抖，怕自己会犯什么过失，而我却平平静静等候他。他走过来，看见我鼻子朝天，露出微笑留在那边，他总轻轻拍拍我的面颊……后来，到十六岁，当贝尔蒂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她总叫我去求情。我说话不低头，我觉得他的目光一直深入我的内心。但是我从不管这一套，我是那么确信他一定会



答应我希望的一切！……啊，是的，我记得！我记得！只要一闭上眼睛，花园里每一个树丛、宫堡，每一个走廊或房间，都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她闭住口，垂下眼皮，震颤着胀红的脸，仿佛有往事从脸上掠过。她就这样呆了一会儿，两唇微微掀动，似乎不由自主地痉挛，痛苦地抽搐嘴角。

“他对你一定很好。”罗勃点起烟斗再说，“他不但命人像培养小姐一样培养你，而且还贤明地替你管理你那少数的金钱。我们结婚时，他扩大了这个数目……他当我的面说过，他要留一些财产给你，那还不计算在内。”

“是的。”桑芙琳喃喃回答，“这摩弗拉十字房子，这被铁路截断的产业。人们有时到那边去过八天……哦！我并不希望得到这个，赖宣那夫妇一定设法不让他留任何东西给我。其实，我宁愿这样，宁愿不接受他的半点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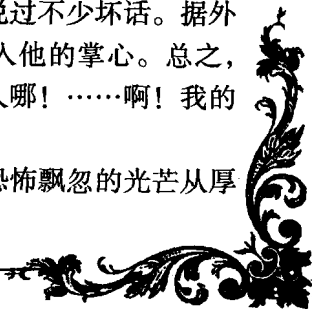
她用那么尖锐的声音说出这最后一句话，他不免吃惊，从嘴里抽出烟斗，圆瞪眼睛注视她。

“你这人真奇怪！院长很富，这是肯定的，他的财产不止数百万，他将自己的教女列入他的遗嘱，又有什么不好呢？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奇怪。这会使我们能好好安排我们的生活。”

接着，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海，使他突然笑出声来。

“或许你是怕被人看作他的女儿吧？……因为，你知道，尽管他态度冰冷，人们还是对院长的为人偷偷说过不少坏话。据外面谣传，他女人没死之前，一切女仆都已落入他的掌心。总之，像他这样强壮的老家伙，就是今天也会偷女人哪！……啊！我的上帝！假定你是他的女儿的话……”

桑芙琳粗暴地站起来，面孔气得血红，恐怖飘忽的光芒从厚密的蓝眼睛里射出。



欲 魔

“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我不愿你拿这个来开玩笑，你听见吗？难道我可能是他的女儿吗？难道我像他吗？……看吧，这已够了，我们谈别的事情吧。我不愿意到陀恩维尔去，因为我不愿意，因为我宁愿同你一起回来勒·阿佛尔。”

他摇摇头，做了个手势平息了她的生气。好，好！既然这会刺激她的神经，他就不再说了。他微笑。从来没看见她那么激动，这无疑白葡萄酒的功效。他想求得她的饶恕，重新拿起新买来的刀，出神地想了一会儿，并细心地揩擦它，为了表明它像剃刀一样锋利，他用刀剪割自己的指甲。

“已经四点一刻了……”桑芙琳站在杜鹃跟前喃喃说，“我还有几处地方要跑……应该想到我们的火车。”

她为了完全平息自己激动的神经，没有给房间稍加整理一下，走到窗边靠在窗口。他放下手里的刀和嘴上的烟斗，也离开桌边，走近她，从背后慢慢把她抱到自己怀里。他这样搂抱她，让自己的下颌放在她的肩膀上，头紧靠她的头，彼此都不再动，他们注视着。

下面，调配的小机头仍然来往奔跑，毫无休止，人们几乎听不见它们的活动。它们像活泼而谨慎的主妇，只发出车轮的钝重响声和不停的汽笛尖叫。其中一部消失在欧罗巴桥下面，被一列已解开的特鲁维尔火车拖去停备着。在铁桥对面，它遇到一部从停备站里开来的机头，又崭新又坚固，已准备出发。全身的铜和钢铁闪闪发光，简直象孤单的散步者一样慢慢行走。这缓步的火车头停下来，发生两声短促的鸣叫，向扳道员求路，后者马上把它送到干线敞房底下那沿月台完全调配好的列车上。这趟火四点二十五分开赴第厄普。一大群旅客拥塞着，人们听见载满行李的四轮车子滚动声响，许多工人把热水箱一个又一个推到车厢里。但是机头和它的煤水车，带着钝重冲撞，接触到前部的行李车，

人们看见工头亲自旋紧交接棒的螺丝钉。朝巴底尧尔方向看去，天已昏暗，薄暮的细灰，笼罩街上房子的正面，仿佛已降到轨道那像扇骨那样展开的广大平面上；在这混沌的空间里，远处不断有近郊和环城火车交叉驶过，越过昏暗的遮蔽大敞棚顶向，逐渐向巴黎的黑色夜天空飞舞支离破碎的红色烟雾。

“不，不！放开我！”桑芙琳喃喃说。

逐渐地，这年轻身体的温暖让他激动，使他更热烈地抚摸她，更热烈地抚摸她，他就这样满怀搂抱她。他陶醉在她的气息里。她为了挣脱掉，弯曲腰部，这更激发他的疯狂情欲，藉突然的动作，他抱她离开窗口，玻璃窗随即被手肘关上了。他的嘴寻找她的嘴，两唇紧紧亲吻她。他抱着她向床边走去。

“不，不！我们不在自己家里……”她重复说，“我恳求你！不要在这个屋子里。”

她吃过食品和白葡萄酒，身上还颤动着她在巴黎奔跑的狂热，她自己似乎也似乎已陷入陶醉。这太热的房间，这散乱着食具的桌子，这变成温雅娱乐的意外旅行，一切都燃烧她的热血，柔软的震颤掀起她。然而她拒绝，她抵抗，在惊骇的激动中，她的身体靠紧床头，弯成半弓形，而她却不能说她为什么要如此反抗。

“不，不，我不愿意。”

他的血已涌到皮肤上，粗暴的巨手停不下来。他颤抖，简直要扼死她。

“傻瓜，难道别人会知道吗？我们将重新整好床铺。”

平常，在勒·阿佛尔家里，夜班下来吃过早餐以后，她总是和悦柔顺地随他摆布。这对她仿佛没有什么快乐，不过，她总表现出幸福的柔意，向他的快乐表示多情的同感。此刻，最使他发狂的，是觉得她从来没有如此热烈，如此性感。她的鲜蓝色的眼睛被黑发反光遮暗了，她的稍大嘴巴在她的温柔脸蛋上显得血

